

对森岛通夫形式化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性考察

张 街

【内容提要】森岛通夫是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用现代数理方法重述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森岛通夫用数理方法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述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价值论、剥削理论、转形问题、再生产理论等经典主题，这为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数理的新视角。但是，森岛通夫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充满矛盾：一方面他高度评价马克思经济学，认为马克思在一般均衡理论、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投入—产出分析和商品生产社会的对偶双重性这些现代经济学的重要领域和前沿课题，都做出了先驱性的工作和独创性的贡献，特别是用数理方法证明了价值的客观性和剥削对资本主义的充分必要性；另一方面，森岛通夫又试图将马克思经济学融入正统经济学，最终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剥削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崩溃理论。森岛通夫的工作表明，形式化马克思经济学必须遵循马克思经济学自身的逻辑，否则，用数学逻辑代替经济学逻辑将会导致严重的错误。

【关键词】森岛通夫 马克思经济学的形式化 批判性考察

作者简介：张街（1955—），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64）。

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1923—2004）是日本具有国际影响和声誉的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在用现代数理方法重述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FMT）就是由森岛通夫与置盐信雄和塞顿共同证明的。由于森岛通夫在用现代数理方法重述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方面的成就，使之成为日本著名的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森岛通夫的《均衡、稳定与增长》（1964）、《经济增长理论》（1969）和《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1973）三部著作都涉及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数理重述和研究，其中《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一书是森岛通夫采用数理方法重述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最重要著作，集中体现了森岛通夫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解。在这本著作中，森岛通夫认为，马克思在一般均衡理论、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当代经济增长理论、投入—产出分析和商品生产社会的对偶双重性这些现代经济学的重要领域和前沿课题，都做出了先驱性的工作和独创性的贡献，以至于森岛通夫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在这些领域的贡献足以把马克思看作是纯学术意义的经济学家，并且是为数很少的拥有最高学术权威的经济学家之一^①。

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马克思经济学形式化，使之具有现代数理形式。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在形式化马克思经济学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森岛通夫在形式化马克思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问题和缺陷对我国学术界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

一、森岛通夫形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点及贡献

森岛通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一般均衡模型，这一模型包含两个组成部分：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森岛通夫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述和研究就是围绕着马克思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展开的^①。森岛通夫特别强调，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考察是以经济理论的现代水平为标准的。因此，这种考察不是简单重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给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严密表述^②。据此，森岛通夫采用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数理发掘，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了数理形式和数理论证。

给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严密表述，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数学方法和工具。森岛通夫重述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主要数学工具，是非负矩阵理论。这同基于边际革命而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所采用的数理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将非负矩阵作为数学工具来形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方面体现了日本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也与森岛通夫将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理解成一个具有投入—产出性质的线性生产系统有很大关系。对于这样的生产系统，非负矩阵理论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数理分析工具。同时，从实证角度看，采用非负矩阵理论来形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客观上为利用投入—产出表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义的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这对于我国学术界用数理方法形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意义。

森岛通夫采用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做的重述和研究，集中在劳动价值论、剥削理论、转型问题、再生产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主题，这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数理的新视角。归纳起来，森岛通夫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价值的可计量性。基于实证主义而质疑和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价值不同于价格，是一个不可观测、无法计量因而是无法证实的超感觉的概念。但是，森岛通夫证明，在给定的条件下，价值是可以由经验数据明确地计算出来的。森岛通夫令 y 是资本品净产出列向量， z 是工资品或奢侈品产出列向量， Λ 是价值向量。于是，按价值计算的国民产出或国民收入是：

$$\Lambda_1 y + \Lambda_2 z$$

由资本品净产出 y 引起的资本品总产出的数量是 $X_1 y$ ，由工资品或奢侈品 z 引起的资本品产出是 $X_2 z$ 。因此，用劳动时间计算的资本品生产部门的总就业量是 $L_1 (X_1 y + X_2 z)$ ，工资品和奢侈品部门的就业量是 $L_2 z$ ，经济中的总就业量就是：

$$L_1 X_1 y + L_1 X_2 z + L_2 z = M_1 y + M_2 z = \Lambda_1 y + \Lambda_2 z$$

即国民产品的价值等于总就业量。其中 X_1 和 X_2 是生产资本品和工资品或奢侈品的资本品向量， M_1 和 M_2 是资本品的价值向量， L_1 和 L_2 是劳动投入系数向量。森岛通夫认为，如果能得到所必需的经验数据，价值就可以被明确地计算出来。这就否定了那种认为价值是不可计算的虚构的，因而在科学上应当避免的形而上学的、超感觉的概念的见解，从而证明了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实体^③。

第二，价值为正的充分必要条件。森岛通夫指出，马克思没有证实价值为正。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价值为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森岛通夫基于投入—产出模型认为，投入的非负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为正。他假定一个生产两种产品 A 和 B 的经济体，其中生产 10 单位 A 需要 5 单位 A、6

①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②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③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一章。

单位 B 和 1 单位劳动；生产 B 需要 4 单位 A、7 单位 B 和 1 单位劳动。价值方程是：

$$\lambda_1 = 0.5\lambda_1 + 0.6\lambda_2 + 0.1$$

$$\lambda_2 = 0.4\lambda_1 + 0.7\lambda_2 + 0.1$$

方程的解是 $\lambda_1 = -1$, $\lambda_2 = -1$, 价值为负^①。显然, 负的劳动时间量是不可能的。因此, 森岛通夫推断,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使劳动价值论富有意义的隐含的假定, 即价值至少应当是非负的。运用投入—产出分析, 森岛通夫证明了投入系数矩阵 A_1 的生产性是非负价值的充分必要条件, 而“生产性”对于社会在生产上的自我控制来说是必要的和充分的。森岛通夫据此认为, 技术已经发展到如此水平, 以至于“生产性的”生产过程的现实存在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背后的隐含假定之一。森岛通夫同时证明,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来说, 资本品产业的生产性是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即 $p_1 > p_1 A_1$ 。事实上, 当且仅当资本品产业的投入系数矩阵 A_1 是生产性的, 满足式 $p_1 > p_1 A_1$ 的一组正价格 p_1 才存在。这表明, 资本主义生存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与使劳动价值论富有意义即确立商品“价值”非负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相同的^②。

森岛通夫提出的使劳动价值论富有意义的隐含假定, 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一重要思想的一种数理证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森岛通夫证明价值非负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是资本主义生存可能性的必要条件。这一证明对于理解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有重要启发。

第三, 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形式化和数理证明, 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必要条件。森岛通夫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 (FMT) 即森岛—塞顿—置盐 (MSO) 定理的基础上, 用数理方法进一步证明和形式化了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森岛通夫认为, 在《资本论》中可以找到三个相互替代、彼此完全等价的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率的定义。根据马克思的论述, 森岛通夫用 B 表示一个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资料, 用 $A_{\parallel} B$ 表示用劳动时间估价的劳动者的日常生活资料, 用 \bar{T} 和 T 分别表示工作日的最大长度和通行的长度, 且假定 $A_{\parallel} B$ 满足不等式 $\bar{T} > A_{\parallel} B$ 。该不等式的含义是劳动者每天工作的时间可以大于他为生产他的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工作时间。这个假定对于使剥削理论富有意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 一个劳动者最多只能生产他每天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根据马克思关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 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作日的一部分, 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 但是, 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 它不能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的论述^③, 森岛通夫认为, 马克思做出的剥削理论的基本假定就是 $\bar{T} > T > A_{\parallel} B$ 。在此基础上, 森岛通夫给出了马克思剥削率的第一个形式化定义: e

$= \frac{\text{无酬劳动}}{\text{有酬劳动}} = \frac{1 - \omega A_{\parallel} B}{\omega A_{\parallel} B}$, 可等价表示为 $e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omega = 1/T$ 是劳动者每小时提供一单位劳动力得到的

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根据劳动在不同产业的分配, 森岛通夫用数理推导给出了马克思剥削率的第二个形式化定义: $e = \frac{\text{总剩余劳动}}{\text{社会的必要劳动}} = \frac{\bar{T}N - TN}{TN}$, 并证明这个定义与第一个定义是等价的。其中 \bar{N} 是社会中的全部劳动者的数量, N 是必要劳动者的数量。最后, 根据剩余价值总量 $A_1(x_1 - x_1^*) + A_{\parallel}(x_{\parallel} - B\bar{N})$ 和劳动力价值总量 $A_{\parallel}B\bar{N}$, 森岛通夫推导出剥削率的第三个形式化定义: $s' =$

①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 张衔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第20页脚注①。

②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 张衔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第22-23页。

③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 张衔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 第47页。

总剩余价值
劳动力总价值 = $\frac{A_I(x_I - x_I^*) + A_{II}(x_{II} - B\bar{N})}{A_{II}B\bar{N}}$ 。其中 x_I 和 x_{II} 分别是资本品产业、工资品和奢侈品产业的产出向量, $x_I - x_I^*$ 是资本品产业的剩余产品, $x_{II} - B\bar{N}$ 是工资品和奢侈品产业的剩余产品。森岛通夫证明了剩余价值率等于剥削率 ($s' = e$), 即 $\frac{\text{剩余价值}}{\text{劳动力价值}} =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 \frac{\text{无酬劳动}}{\text{有酬劳动}}$, 剥削是利润的源泉,

即除非剥削率 $e > 0$, 工人没有得到他们生产的全部价值, 否则每个资本主义产业要都同时获得正利润是不可能的。反之, 当存在剥削时, 所有产业都取得正利润是可能的。因此, 当且仅当给定使剥削率 e 为正的“实际工资率” ω , 满足各产业有正利润的不等式 $p_I > p_I A_I + \omega L_I$ 和 $p_{II} > p_I A_{II} + \omega L_{II}$ 的一组价格和工资率才存在^①。换言之, 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是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充分必要条件, 这也就是森岛-塞顿-置盐定理。森岛通夫证明, 即使将森岛-塞顿-置盐定理推广到工人有选择物品(消费品)的能力, 利润率总是小于剥削率(剩余价值率)即 $\pi < e$ 或用马克思的符号 $p' < s'$ 这一马克思的主要结论仍然是成立的^②。

第四, 解决转形问题的思路。转形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个难题。尽管森岛通夫最终采用所有产业部门有相同的价值构成和各产业线性相关的不正确假定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 森岛通夫也确实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上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按照马克思得到的生产价格 $(1 + \pi)(C_i + V_i)$ 来重新计算, 并且, 新的价格和新的利润率应当以马克思强调的修正了的成本价格来计算。这个重新计算的过程必须不断重复, 直到取得正确的均衡价格(即生产价格)和利润率(平均利润率)为止。这也就是通过逐步迭代的方法来解决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在森岛通夫看来, 在转形问题上, 马克思并不打算在价值与价格之间建立一种比例性, 相反, 是要揭示个别的剥削与个别的利润是不成比例的。转形问题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中“全体资本家合伙对劳动的总剥削”如何被偏离价值而形成的扭曲的价格所掩盖的, 另一个目的是揭示活劳动如何能够成为利润的唯一源泉^③。应当说, 森岛通夫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

第五, 马克思静态一般均衡模型。森岛通夫将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理解为稳态增长率为零的扩大再生产, 并用商品供求方程、价格决定方程和价值决定方程、工人的预算方程和资本家的预算方程等 12 个方程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静态一般均衡模型。这 12 个方程可以分为商品流通子系统、货币流通子系统和价值补偿子系统, 其中包括了生产价格决定子系统和价值决定子系统。属于价值补偿子系统的方程:

$$eA_{II}D(\sum_{i=1}^{II} L_i x_i) = A_{II}F$$

这表明, 按价值计算, 资本家阶级的消费 $A_{II}F$ 等于通过剥削工人获取的全部剩余价值 $eA_{II}D(\sum_{i=1}^{II} L_i x_i)$; 按价格计算, 即按 $\Pi = p_{II}F$ 计算, 资本家的消费 $p_{II}F$, 等于资本家得到的利润总额 Π 。森岛通夫据此将马克思的观点与多尔夫曼、萨缪尔森和索洛刻画的资本主义长期竞争性均衡的权威观点进行了比较, 认为这些正统经济学家所刻画的实际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而是抽象的和假想的简单商品生产。马克思坚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再生产状态中正利润率的普遍性。如果利润率为

① 森岛通夫的论证及公式中符号的含义见〔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1-52页。

② 〔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6-53、64-66页。

③ 〔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8-59、85页。

零,将没有资本家会对他的企业有兴趣,从而整个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就不会被再生产出来^①。

第六,马克思论述就业的三个命题的数理证明。森岛通夫在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保持不变的假定下,从两部类产出的基本供求方程开始,对马克思论述就业的三个命题进行了数理证明^②。森岛通夫令 ρ 为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 $g_L(t)$ 为资本对劳动需求的增长率, $g_K(t)$ 为资本增长率, $y_I(t)$ 和 $y_{II}(t)$ 为按价值计算的两个部类各自的产出。森岛通夫证明,如果 $y_I(t)$ 和 $y_{II}(t)$ 的增长是平衡的,社会总资本构成 $k(t) = \frac{C(t)}{V(t)} = \frac{c_I y_I(t) + c_{II} y_{II}(t)}{v_I y_I(t) + v_{II} y_{II}(t)}$ 将保持不变,则 $g_L(t) = g_K(t)$ 。此时,若 $g_L(t) = \rho$,

失业率将保持不变;若 $g_L(t) > \rho$,则存在持续的劳动力短缺;相反,充分就业增长将不可能。这样,森岛通夫就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积累对就业的影响,即马克思论述就业的第一个命题。为证明马克思论述就业的第二个命题,即劳动供求由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形成对工人的交替的吸收与排斥,森岛通夫假定 $k_{II} > k_I$,则 $k(t) = \frac{k_I v_I y_I(t) + k_{II} v_{II} y_{II}(t)}{v_I y_I(t) + v_{II} y_{II}(t)}$,相对产出 $y_I(t) / y_{II}(t)$ 将

围绕平衡增长路径发生爆炸性振荡,从而形成资本对工人的交替的吸收与排斥。马克思论述就业的第三个命题是资本积累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相对过剩人口。为证明这一命题,森岛通夫用资本投入系数 a_{ij} 和劳动投入系数 l_j 的变化表示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用中性技术变化表示价值构成的提高。在这种假定下, $g_L(t)$ 和 $g_K(t)$ 都受向下倾斜的天花板的约束。这就证明了马克思论述就业的第三个命题^③。

第七,对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数理证明。在森岛-塞顿公式的基础上,森岛通夫采用两部类模型对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给予了数理证明。森岛通夫将资本的社会平均构成理解为用各产业部门的黄金均衡产出 y_i 为权重的各产业部门资本构成的加权平均构成。采用两部类模型,森岛-塞顿公式可以写成:

$$\pi = e \frac{v_I y_I + v_{II} y_{II}}{(c_I + v_I) y_I + (c_{II} + v_{II}) y_{II}} = e \frac{1}{k + 1}$$

其中 k 是部类资本价值构成的平均值。由上式可以看出,一般利润率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而逐渐下降。森岛通夫认为,他所做的证明是对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首次严谨的证明^④。

二、森岛通夫形式化马克思经济学的目的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误读

在肯定森岛通夫对形式化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的同时,必须指出,森岛通夫所谓经济理论的水平,实际上是以正统经济学所采用的数理形式和语言为技术标准的。用经济理论的水平来考察和重述马克思经济学,给出马克思经济学的严密表述的目的,是为了使马克思经济学得到正统经济学家们的认可,以便马克思经济学能够在所谓科学的经济学即正统经济学中取得一席之地。为了这一目的,森岛通夫又明确主张放弃马克思经济学的许多内容,甚至放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① [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6-107、114-115页。

② 森岛通夫归纳的马克思论述就业的三个命题见[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9-130页。

③ [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0-136页。

④ [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37-140页。

剥削理论（即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①。森岛通夫放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些基本原理的策略，是用数理形式消解这些基本原理所包含的理论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一种中立的、数理的形式作为数理经济学而被正统经济学所接受，并最终使之融入正统经济学，成为正统经济学的一员。森岛通夫明确指出，可以用最优价值来修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他强烈建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彻底改变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作为它的根基的劳动价值论相剥离，从而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冯·诺伊曼的理论结合起来，用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替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便消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之间的分歧^②。这解释了森岛通夫表现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矛盾态度，以及为什么森岛通夫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看作是一般均衡模型。事实上，如果放弃了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精髓的这些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

同时，森岛通夫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对劳动价值论及其相关理论存在着明显的误读。第一，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读。森岛通夫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有解释商品均衡价格和提供加总工具以使用它将许多部门整合成少数部类这样两个职能。森岛通夫特别强调第二个职能更为重要。这表明森岛通夫完全是将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加总理论，将价值作为加总的权重来理解和运用的。他甚至认为马克思若有机会研究凯恩斯的《通论》，马克思一定会将他的价值理论作为总量理论来详加阐述^③。森岛通夫的这一见解从根本上曲解了劳动价值论，不理解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没有看到劳动价值论是研究剩余价值的理论基础而不是为了解决加总问题，没有顾及马克思反复强调的商品价值是私人分工条件下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包含着一系列的内在矛盾，而不仅仅是对商品均衡价格及其波动提供理论解释。森岛通夫将价值看作是对实物产出进行加总的工具或权重表明，森岛通夫不理解马克思的商品二因素原理。按照这一原理，商品作为价值是同质的因而是可比较的，是具有可加性的，不存在加总的量纲问题或权重问题。这与拒绝劳动价值论的凯恩斯、特别是与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必然存在实物产出加总的量纲问题完全不同。

森岛通夫认为，马克思有两个见解不同的价值定义：（1）“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2）“可见，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④。森岛通夫以一个生产谷物 a_{11} 和肥料 a_{21} 的社会为例，认为他所说的马克思的前一个价值定义是用生产 1 单位商品所直接耗费的劳动量 l_1 和间接耗费的劳动量 $a_{11}\lambda_1 + a_{21}\lambda_2$ 来定义价值；后一个价值定义是用生产 1 单位净产出需要投入的各类单位总产出所耗费的劳动总量 $(l_1q_1 + l_2q_2, q_i$ 产品 i 的单位总产出) 来定义价值，即根据投入—产出关系来定义价值。因此，价值的这两个定义在数学表达式上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 $\lambda_1 = a_{11}\lambda_1 + a_{21}\lambda_2 + l_1$ ，另一个是 $\mu_1 = l_1q_1 + l_2q_2$ ，其中 λ_1 和 μ_1 都是谷物的价值^⑤。

①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②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7、173、184-185页。

③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11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1、52页。

⑤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森岛通夫的这一看法是日本数理马克思经济学派的共识。但是，森岛通夫根本误读了马克思的论述。马克思的第一段论述是关于价值实体即价值的质的规定，第二段论述是关于价值量的规定，从而说明价值是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统一。森岛通夫将马克思关于价值实体的规定误读为价值量的规定表明，森岛通夫混淆了价值的质和量，不理解价值是质和量的统一，所关心的只是价值的量。森岛通夫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建立的价值决定方程所表达的既不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也不是马克思关于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条件的规定，而是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生产单位净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总量。尽管这个劳动总量对于生产单位净产品来说是必需的，但它不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而不是马克思所规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森岛通夫混淆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总劳动耗费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应当指出，森岛通夫完全回避了马克思关于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条件的论述，正是这个条件而不是森岛通夫的投入—产出关系区别了在商品生产上的个别劳动耗费与社会必要劳动耗费，表明只有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才决定商品价值^①。

森岛通夫一方面认为马克思的两个价值定义是对价值的不同见解，另一方面又用数理推导最终证明这两个定义是完全等价的^②，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逻辑矛盾。这种矛盾是由森岛通夫的价值模型造成的：他的第一个价值方程就是投入—产出表的列向量。因此，这两个方程最终必然是等价的。既然森岛通夫证明价值的这两个定义是完全等价的，也就不存在所谓“价值的双重定义”。

由于森岛通夫缺乏对价值的正确认识，只是从量的方面理解价值，将价值仅仅看作是一个处理总量问题的加总工具，从而将劳动价值论理解成一个实用主义的加总理论，这是导致他最终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原因之一^③。

第二，对两大部类划分依据的误读。森岛通夫认为，马克思将不同的产业部门加总成两大部类的加总规则是资本价值构成相同，即把所有资本价值构成相同的产业看成是一个单一产业。森岛通夫证明，这个规则是非扭曲性加总的充分必要条件^④。他认为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一规则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构建了一个价值构成完全相同的单一部类模型。单一部类模型所以在《资本论》第2卷、第3卷发展成两部类分析，是因为在价值构成相同的假定下，剥削对相对价格没有影响，所以这样的假定不能令人满意^⑤。森岛通夫的看法明显误读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在部类的划分上，马克思不是根据资本的价值构成，而是根据产品的最终用途，将社会总产品分为两大类，进而将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马克思对此有明确的论述^⑥。因此，部类划分与资本的价值构成没有关系。同时，部类的资本价值构成只能是构成部类的各部门资本价值构成的平均构成。但森岛通夫却误以为这种平均价值构成就是资本的相同的价值构成，进而曲解了马克思部类划分的规则。

应当指出，生产同一类产品的企业、部门的资本价值构成不相等是一种普遍现象，相等是偶然的。如果森岛通夫的规则成立，那就意味着马克思的部类划分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成立。这等于否定了马克思的部类划分理论。还应当指出，森岛通夫的这个规则并不是马克思的。在做了论证以后，森岛通夫承认：“显然，马克思对这些非扭曲加总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说，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53页。

② 〔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③ 〔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185页。

④ 〔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八章。

⑤ 〔日〕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08-409、438-439页。

他差不多发现了这些条件。”^① 他接下来引用马克思的话来支持他的这个判断。但是，他引用的马克思的话恰恰说明，部门资本构成与社会平均构成相同是偶然的，也只有在这种偶然的情况下，商品的生产价格才等于商品的价值^②。马克思的这段话不仅不支持，相反否定了森岛通夫的判断。

实际上，《资本论》第1卷是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其中第7篇是把积累看作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来考察的，目的是揭示资本积累的本质和趋势。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7篇的分析看作是单一部类分析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与森岛通夫的看法相反，在第7篇马克思分析了积累在不同部门的作用和不同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不同变化。^③《资本论》第2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的是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问题。在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两大部类图式，其目的仍然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条件，而不是为了解决剥削率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即转形问题。转形问题是《资本论》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析的重要主题之一。认为第1卷的单一部类假定不能令人满意，马克思才发展出两大部类分析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资本论》的逻辑。这些情况表明森岛通夫不理解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不理解《资本论》第1卷与第3卷的关系，曲解了《资本论》各卷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应当指出，尽管森岛通夫曲解了《资本论》各卷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但在这种曲解的背后，仍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森岛通夫将《资本论》第1卷到第3卷看作是从单一部类分析到两部类或多部类分析的发展过程，这样，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形就是一个有内在逻辑的发展过程。因此，《资本论》第1卷与第3卷之间不存在如萨缪尔森所说的矛盾^④。然而，森岛通夫又明确表示同意庞巴维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⑤。实际上，萨缪尔森的批评与庞巴维克是没有区别的。这同样表现出森岛通夫的矛盾。

第三，对剩余价值与利润、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关系的误读。森岛通夫认为，马克思经济学有价值与价格的双重计算体系。但是，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分析混淆了这两者。森岛通夫认为，剩余价值率从属于价值计算体系，而利润率从属于价格计算体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公式、利润率公式和运用利润率方程得出的各种结论是在用货币度量的产业利润与用劳动时间度量的剩余价值成比例的条件下列出的。他进一步认为，只有当所有产业的资本价值构成相同时，才能使利润等于剩余价值、价格等于价值^⑥。

森岛通夫明显误读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与利润、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关系的相关理论。马克思明确指出：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⑦。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在量上也相等^⑧。显然，这两者相等并非如森岛通夫认为的那样，是用价格计算的利润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剩余价值成比例的结果。正由于利润是剩余价值的

①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9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森岛通夫将马克思这段话中的“才等于”改成“成比例于”是不严肃的。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6-727页。

④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6-37页。

⑤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十四章。

⑥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7-58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44页。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转化形式，是从资本家角度观察的同一事物的结果，因此，在转形的这个阶段，剩余价值与利润、价值与价格在量上必然相等，而不是成比例，这与森岛通夫给出的条件没有任何关系。

第四，对工资理论的误读。森岛通夫认为马克思是一位生存工资理论家，并将工资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起点支付的经济称为马克思-冯-诺依曼经济^①。森岛通夫的这种看法不符合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和工资理论，是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的误读。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是以劳动力商品理论为基础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样是由再生产劳动力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构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商品等价物不仅要能够保证劳动力在正常生活状况下得到维持，而且要使劳动者能够获得一定的技能，满足劳动力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发展需要^②。在工资决定中，包含着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同时，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事实和特点，明确指出，购买劳动力的货币执行的是支付手段的职能。因此，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转化形式的工资不是在生产周期的开始，而是在生产周期结束后才支付的。这保证了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控制和成本转嫁，并造成了工人似乎得到了全部劳动报酬的假象，使人看不出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是上一个生产周期工人自己创造的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是工人给资本家贷款而不是相反，从而掩盖了资本关系。森岛通夫不仅无视资本主义的经验事实和马克思的理论分析，而且对马克思与冯-诺依曼不加区别，其马克思-冯-诺依曼经济是没有根据的、不成立的。

三、对森岛通夫一些见解的商榷

森岛通夫用数理方法重述马克思经济学，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这些见解为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但是，由于森岛通夫形式化马克思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将马克思经济学融入正统经济学，因此，他提出的见解大多是值得商榷的。

森岛通夫将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看作是包含价值理论和再生产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但是，森岛通夫又认为，价值理论本身不能解释消费者需求，而没有某种消费者需求理论，一般均衡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是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来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基于这样的理解，森岛通夫认为马克思假定了如下形式的非限制性的工资品和奢侈品需求函数：

$$x_i = \frac{wTb_i}{p_{n+1}b_{n+1} + \dots + p_m b_m} \quad (i = n + 1, \dots, m)$$

其中 w 是工资率， p_i 是价格， T 是每人每天的劳动时间（小时数）， b_i 是非负消费系数且是常数。根据马克思有关商品属性的论述，森岛通夫进一步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可以根据个人的主观感受而有所不同；可以将马克思关于商品学的论述看作是消费者行为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属性与劳动耗费无关的论述表明需求理论可以而且应该独立于价值理论而发展。森岛通夫用一个拉格朗日函数表示个体使用价值 $u(x_1, \dots, x_m)$ 与用来进行交换的非使用价值 $\sum v_i(\bar{x} - x_i)$ 总量： $u(x_1, \dots, x_m) + \sum_{i=1}^m v_i(\bar{x}_i - x_i)$ 。最大化该函数得到 $\frac{u_A}{p_A} = \frac{u_B}{p_B} = \frac{u_1}{p_1} = \frac{u_2}{p_2} = \dots = \frac{u_m}{p_m} = v$ 。森岛通夫进一步证明，在理想的简单商品生产社会，价值就是人们遵循瓦尔拉斯方式行动的均衡价格且与主观需求理论相一致。森岛通夫以此证明，边际效用理论可以引入马克思经济学并保持马克思一般均衡不

①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第13页脚注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8-200、593页。

变。森岛通夫强调，如果消费者需求的边际效用理论已经为马克思所了解，马克思会接受这个理论；如果马克思有机会研究瓦尔拉斯的著作，他会将主观需求理论并入他的模型^①。但是，按照森岛通夫对马克思论述的理解和给出的解释，必然会得出 $\frac{u_A}{p_A} = \dots = \frac{u_m}{p_m} = v$ ，从而得出 $u_i = vp_i$ ，即边际效用等于商品价值的结论。显然，马克思不可能接受这种理论。

森岛通夫认为，由于马克思没有坚持他几乎提出了的、后来由冯-诺伊曼发展起来的处理资本折旧的“黄金规则”，而采用折旧方法来解决固定资本更新问题，这导致了马克思在处理资本年龄结构即固定资本更新时的困难和失败。森岛通夫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马克思处理固定资本更新的方法是由固定资本的周转特点决定的，是与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相一致的。马克思给出的固定资本更新的平衡条件是固定资本更新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由于固定资本价值周转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和资本积累与竞争，必然导致固定资本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之间的不一致和不平衡，即对马克思揭示的固定资本更新平衡条件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马克思在处理资本年龄结构方面的失败，更不是数学计算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是一个无法用所谓“‘归算’问题来回避”^②的实际困难。马克思给出的固定资本更新的平衡条件，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必然会破坏的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应当遵循的客观条件之一。遵循“黄金规则”的冯-诺依曼采用复合产品来处理固定资本更新问题，虽然在计算上消除了固定资本年龄结构造成的更新困难，但这种方法不仅没有经验根据，而且完全回避了资本主义必然存在的固定资本更新的客观矛盾，因而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森岛通夫强调，由于马克思经济学有价值 and 价格这样的双重计算体系，而这两个体系在量纲上是不一致的，从而会导致人们在研究剩余价值和利润、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特别是研究转形这样的重大问题时，容易产生因忽视量纲而造成的错误。森岛通夫提出，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统一这两个计算体系的量纲。森岛通夫的解决方法是用劳动来标准化价格，即用工资率来度量商品价格，使标准化的价格与价值在量纲上一致，从而使之能够与价值相比较。用劳动来度量商品*i*的价格记为 $p_{i,w} = p_i/w$ ，它表示提供一单位商品*i*所能获得的劳动量，或者在交换中商品*i*所能支配的劳动量。这样，价格 $p_{i,w}$ 和价值 λ_i 就都可以用劳动来度量^③。采用这种方法，森岛通夫研究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价值与按劳动计算的价格的关系。在简单商品生产中没有资本家从而没有利润，价格是^④：

$$p_i = p_j a_{ji} + w l_i$$

用劳动来计算，有：

$$p_{i,w} = p_{j,w} a_{ji} + l_i$$

公式右边是商品*i*的价值 λ_i ，因而 $p_{i,w} = \lambda_i$ ，即按劳动计算的价格等于其价值。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当每个产业都有正利润时，必须存在：

$$p_i > p_j a_{ji} + w l_i$$

①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7-42页。与森岛通夫的猜测相反，马克思对边际效用理论持否定态度。

②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1页。

③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5-46、74页。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最早用工资率计算价格的应当是凯恩斯。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④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40页。在简单商品生产中，不存在工资范畴。因此，模型是不正确的。

结果，用劳动计算的价格将大于其价值：

$$p_{i,w} > p_j a_{ji} + l_i$$

考虑生产价格：

$$p_i = (1 + \pi)(p_j a_{ji} + w l_i)$$

用劳动计算，得到：

$$p_{i,w} = (1 + \pi)(p_j a_{ji} + l_i)$$

由于 $(p_j a_{ji} + l_i) > (p_j a_{ji} + w l_i)$ ，从而 $p_{i,w} > p_i$ ，结果，用劳动计算的价格使商品的生产价格总和大于商品的价值总和；商品的成本价格大于它的价值；总利润大于总剩余价值^①，这就无法满足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转形为生产价格后，两个总量必须相等的重要命题。这样一来，用劳动标准化价格，使量纲统一，不仅没有解决生产价格对价值、平均利润对剩余价值的偏离问题，反而产生了如何解决价值、价格、生产价格和标准化价格之间的关系这一新的更加复杂的问题。显然，用劳动标准化价格的意义是令人怀疑的。

用劳动标准化价格也就是用工资率作为计算单位，将价格换算成按工资率计算的工人的劳动时间。这实际上是用购买的劳动而不是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来决定价值，本质上是斯密的错误的价值理论。同时，用劳动标准化生产价格实际上是将偏离价值的生产价格逆转形为用工资率计算的劳动时间或斯密意义的价值。这种逆转形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国际文献中十分流行。但是，这种逆转形不仅从根本上回避了转形问题，而且忽视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 l_i 包含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 $w l_i$ 是用货币形式对必要劳动的支付，但却采取了对全部劳动进行支付的形式，从而完全掩盖了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事实。如果忽视工资的本质，对 $p_i > p_j a_{ji} + w l_i$ 进行数学变换，用价格计算的成本就变成了用工资率计算的过去的劳动耗费 $\sum a_{ij} q_j$ 和工人的全部活劳动耗费 l_i ，从而由生产商品的成本耗费 $\sum a_{ij} p_j + w l_i$ 变成了商品价值 $\sum a_{ij} q_j + l_i$ ，公式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一来，对所有的商品 i 用工资率计算的价格必然大于它的价值，正利润就只能是商品价值以上的增加额，是一个与生产过程无关而取决于交换过程的现象，是流通中加价的产物。

由于上述结果，森岛通夫不能解决静态价值转形问题。面对困境，森岛通夫的策略是假定所有产业有相同的资本价值构成，或者各产业是线性相关的。这样做虽然可以得到马克思的结果，但却违背了马克思给出的转形条件，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转形问题。森岛通夫为了回避由劳动即工资率计算商品价格产生的问题，提出用劳动计算的均衡价格即生产价格大于价值 $p_{i,w} > \lambda_i$ 是马克思想要建立的命题之一^②。但是，将价格转化成由工资率决定的劳动时间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要做的，不是马克思想要建立的命题，更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而是斯密的理论^③。

顺便指出，著名的“置盐定理”的根本错误之一就是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用工资率计算商品价格得到的是斯密意义的价值，从而完全混淆了商品的成本价格和商品价值，其平均利润不是资本对剩余价值分割的产物，而是流通中加价的产物；其平均利润率实际上是商品的平均加价率。与置盐信雄不同，森岛通夫解释了为什么要用工资率计算商品价格，并试图将由此造成的问题 $p_{i,w} > \lambda_i$ 看作马克思想要建立的命题之一，同样看到这个问题的萨缪尔森则据此断定斯密正确而马

①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9页。

②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85页。

③ $p_{i,w} = p_i / w$ 表示提供一单位商品 i 所能获得的劳动量，或者在交换中商品 i 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4页。这正是斯密的错误的价值概念。

克思不正确。这是用数学逻辑代替经济学逻辑的必然后果。

森岛通夫认为，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评不仅适用于劳动价值论的原创形式，而且适用于经由森岛通夫修改过的形式。因为，一旦考虑到劳动的异质性，价值理论看起来是与马克思全社会剥削率均等的规律相冲突的，除非把不同种类的劳动转化为与他们的工资率成比例的同质的抽象人类劳动。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严重的困境。因为，一方面，在工人的不同等级之间的不同的剥削率明显与马克思把社会分成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两极分化的观点不一致；另一方面，如果不同种类的劳动转化成与他们的工资成比例的抽象人类劳动，那么，结果就是价值体系依赖于相对工资，因而马克思要得到一个完全不依赖于市场的内在的价值体系的意图就不能实现。森岛通夫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要摆脱这个困境是不容易的。森岛通夫的解决办法是将作为马克思经济学根基的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经济学相剥离，建立一种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将之嫁接到冯·诺依曼的株体上，即用冯·诺依曼系统来代替马克思体系^①。

森岛通夫放弃劳动价值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第一，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商品价值是由同质的抽象一般人类劳动创造的，劳动的异质性不改变作为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同质性劳动的作用。第二，不同种类劳动的同质化是由商品生产的性质决定的，作为劳动力的不同种类劳动的同质化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过程，处于不同技术等级的劳动力的同质化是由简单劳动决定的，因此，与工资率无关。相反，工资率取决于按复杂程度计算的劳动力，是由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森岛通夫颠倒了劳动力价值与工资率的关系。第三，工人的不同等级不影响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因为，阶级的划分不是取决于技术等级关系，而是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不同的剥削率不改变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划分，不改变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

森岛通夫放弃劳动价值论的议论可以看作是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某种总结。可以看出，森岛通夫并不理解价值规定的本质，不理解与价值相关的一系列矛盾。他用工资率来决定劳动的价值表明，他不理解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遵循的是斯密的错误的价值理论。正由于森岛通夫仅从量的方面理解价值，将价值量的决定等同于投入—产出关系中的技术系数，将价值看成是一个实物产出的加总工具，最终导致他放弃作为马克思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论，而他所预言和期盼的“马克思—冯·诺伊曼理论”^②并没有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 [2] M. Morishima,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3] M. Morishima, *Equilibrium, Stability and Growth*,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编辑：张建刚）

^①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73页，第185页。

^② [日] 森岛通夫：《马克思经济学——价值与增长的双重理论》，张衔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8页。